



共·軍·發·展



● 作者/James Holmes ● 譯者/黃文啟 ● 審者/林政龍

中共海權發展

Visualize Chinese Sea Power

取材/2018年6月美國海軍學會月刊(*Proceedings*, June/2018)

中共打造海軍以來，就參酌各類不同的想法：涵蓋新舊思維及東西文化。鑑此，探求中共海軍建軍目的並置重點於檢視過去思維，將有助於瞭解其反介入與區域拒止戰略，該戰略如同汽車撞擊緩衝區的設計概念一樣，可用於吸收外來的撞擊力(艦隊攻勢)，確保人員(沿海)安全。



中共海軍衡水號多用途飛彈護衛艦在2016年環太平洋聯合軍演中進行主砲試射。(Source: usn)

探究中共不斷擴建海權的脈絡，將有助於美軍領導者充分理解中共海軍為實現作戰及戰略目標，其所採取的海上戰略、兵力運用及相關聯戰部隊部署方式。從過去累積下來的大量數據可作為研究調查依據，以深入剖析中共戰略、作戰及戰術之不同面向。

中共海權：不只有海軍而已

過去在大家眼裡所謂的中共海權發展早已不再僅是艦隊發展而已，甚至已非純粹的海軍專屬領域。空軍、陸軍和戰略火箭軍亦愈來愈有能力向海上推展其戰力，形成中共擴展海權勢力的手段。簡言之，海軍只是海上武力的分支力量，而海上用兵的工具還有許多。中共這些用兵手段都包

含在廣泛的軍事戰略中，其武裝力量從此也成為支持政治目的之手段。

此種情況在過去並非常態。早期艦隊是遠離岸際與敵遭遇，爭取制海權並創造所望戰果。這些軍艦的活動範圍多半在海岸砲兵射程之外，而後者涵蓋距離亦僅有短短數哩而已。海軍指揮官們多數都在遠離岸際之處活動，並將其作戰主力局限於遠海。例如，1805年英國納爾遜爵士(Lord Horatio Nelson)在特拉法加海戰的勝利，就是發生在遠離陸地的水域上。那純粹是一場海上戰鬥。在當年帆船時代，海軍指揮官們並不瞭解海岸砲兵的潛力。而當年大英帝國遠洋大戰的戰神納爾遜，認為海軍想要以軍艦攻擊堡壘是愚不可及的行為。



海軍是中共海上武力的分支，亦是中共擴展海權勢力的手段之一。(Source: Wiki)

海軍艦隊迴避岸邊防禦陣地的作戰方式，一直來到蒸氣機時代依舊是相當明智的作法。1916年丹麥日德蘭海戰(Battle of Jutland)就是另一場純粹艦隊與艦隊的海上遭遇戰。英國皇家艦隊出動所有艦船及武器裝備全數投入北海戰場，德意志帝國遠洋艦隊亦投入其全部

資產，雙方在海上進行激烈砲戰。

然而，未來特拉法加與日德蘭海戰的作戰場景，能否再次重現實令人相當懷疑。由於遠距精準導引火力的進步，未來海上遭遇戰可能會較類似於七十五年前的索羅門群島海戰。在該次遠征戰役中，美軍與

日軍陸海空兵力前後纏鬥六個月，以爭奪瓜達康納爾群島上韓德森(Henderson)機場的控制權。掌握這座機場後，將使勝利的一方能獲得前進據點，進而對南太平洋絕大多數地區敵軍海上運輸和島嶼基地進行突襲。因此，陸基海上武力不僅是索羅門群島戰役之目的，也是

遂行此一戰役的主要武器。

導引式飛彈時代的來臨，更加速了陸基海上武力的進展，使其射程、精準度及殺傷力不斷提升。中共的戰略發展正從這場火力革命中受惠。中共希望掌握全部現有海上武力執行要件，以建構中國大陸沿海之前方防禦體系。而中共的海上火力包含備受矚目的航空母艦及導引飛彈驅逐艦等大型軍艦——這些艦船未來將可組成一支作戰艦隊。此一艦隊編制數尚包含短程巡邏快艇及配備攻船巡弋飛彈的柴電動力潛艦等。掛載飛彈的戰機亦可擔負自身角色，由沿海機場起飛執行海上戰備巡弋任務。車載式攻船飛彈也同樣符合海上武力手段之條件。

共軍擬定了一套毛澤東思想的「積極防禦」戰略——近年來又更名為「近海防禦」戰略——該戰略將海上武力的海基與陸基部分融合為整體的強大武器，以保衛中國大陸堡壘與近海水域，並抵禦美國及其盟邦的攻擊。共軍將如何發揮此一武器的威力呢？東亞與西太平洋地區正是共黨領導人的首要目標。戰略是一門律定工作先後事項的藝術，同時也必須下決心來執行這些事項。若為了遠洋地區的次要任務而危及主要戰場安全——本土與鄰接水域——則此種戰略幾無任何道理可言。因此中共追求通行路線係從本土開始。

共軍指揮者如能運用陸基武器、柴電動力潛艦和飛彈攻擊快艇，以捍衛本土安全及確保中共在太平洋的利益，則中共領導階層便更有餘裕將一部分為數不小的海軍水面艦，投入中國大陸地理環境之外的海域，並可將其逐漸發展為一支遠征艦隊，用以支持北京的遠洋外交政策。當政治高

層對近海防禦建立信心之後，就會將其注意力與精力大幅轉移至追求遠征作戰型態的戰略作為。中共便可派出海軍兵力執行公海保護及其他類似任務，而不致於對本土造成不必要之風險。

事實上，中共領導人已開始為境外作為奠定學術性及物質性基礎。這點非常值得注意。畢竟，只有戰略家及其政治領導者最關切的海域，中共才會派遣海軍執行公海保護及其他遠征作戰任務。從北京有信心宣布將印度洋及其他海上航道列為目標後，就可充分說明中共聯合海空與飛彈部隊已有十足把握，有能力執行本土周邊地區的積極防禦。

此類情況對於此區域之美國防衛計畫人員及其盟邦夥伴代表何種意義呢？其意味著中共對於未來主宰該區域海空能力已愈來愈有自信，同時也代表美國及其東亞盟邦必須提出一套獲得必要實體裝備武器的戰略作為，才得以反制中共的近海防禦戰略。透過此種方式，美國才能確保自己能有效鞏固重要亞洲戰略地位的盟邦關係。若美軍可以有效掌握西太平洋，才能迫使中共海軍遠洋兵力向本土退縮，以確保中國大陸本土安全——也間接減緩中共在印度洋及其他角力海洋所造成的壓力。

為了強化安全同盟關係，以及遏制中共對區域外與日俱增的海軍兵力部署，美國必須將戰略焦點明確置於東亞地區——並有效運用當地的海上能量與資源。

目的：建立近海「撞擊緩衝區」

關於中共的反介入/區域拒止戰略，這裡筆者

有個日常生活上的比喻，就是將其戰略作為想像成運用海上與岸際武器打造一處近海「撞擊緩衝區」。汽車的撞擊緩衝區包括車體前端到引擎室及行李箱到車體後端這兩個部位。這些區域並非剛性防護區，而是可被犧牲的部位，意即車輛遭受撞擊影響下，可藉犧牲該部位來承受撞擊力道的方式。最主要設計目的是為保護汽車製造業最珍貴的部分——也就是車內乘客的安全。假如撞擊緩衝區完全是剛性的，則撞擊的力量就會直接傳遞到車廂及車內乘員——甚至有可能因此喪命。反過來說，撞擊緩衝區就是吸收一次撞擊的能量，緩和撞擊帶來的力道。

反介入戰略使用的就是類似此邏輯概念。北京當局最重視的就是大陸本土及周邊海域安全。然共軍指揮者從不曾妄想自己可讓西太平洋變成一個禁航區。因為中共知道自己是無法建立一道外圍防線，將美軍太平洋艦隊完全阻擋於該水域之外。軍事史上記載保衛這條綿延海疆的作為一直相當慘烈，況且就算是萬里長城亦非無法突破的銅牆鐵壁，其建造者亦未曾抱持著此種期望。任何一支軍隊都不可能從點到線都擁有其超越敵人的戰力。防禦者必須將兵力分散部署，勢必形成備多力分的戰爭局面。此種兵力分散態勢即使是表面上戰力處於劣勢的敵人，亦可集中局部優勢兵力突穿戰線的某處弱點。

克勞塞維茨學派的海戰應用

共軍防禦部隊努力想要達成之目的，就是為了讓救援日本或其他盟邦因而向西快速集中的太平洋艦隊及原前進部署任務的美軍兵力，付出高昂

且無法承受的代價。這也是為何在中共近海防禦戰略所看到的首要面向是西方兵學大師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道理所在。克氏學派認為贏得勝利的戰爭之道有三項。簡言之，一方可以藉由重擊、威懾或掏空敵手取勝。克勞塞維茨認為，戰爭處於國與國間戰力極不對等之交戰處境是很常見的情況——而實力孱弱的一方取得勝利也絕非罕見例證。克氏進一步指陳，「無力持續爭戰的情況，實際上可以為另外兩種媾和的理由所取代：其一為已不大可能贏得勝利；其二則為必須付出難以接受的代價。」

換言之，如果中共可讓敵人望之卻步或讓華府不願付出進入西太平洋的高額代價，就可達到毋須藉由大規模艦隊會戰來擊潰敵人之目的。畢竟此種會戰將使北京當局過去二十多年來耗費鉅資打造的中共海軍水面艦隊陷於險境，況且未來中共仍需要該支艦隊執行遠海長航的公海保護任務。相反地，共軍高層也可賭一賭美國政治高層敢不敢冒然將太平洋艦隊投入戰爭，而冒著可能衍生重大損害之風險，甚至將導致不只在亞洲區域，甚至在歐亞區域外緣，美海軍確保國家利益的能力受到重創。

白宮也許會對付出如此慘痛代價或承擔海戰挫敗風險而感到畏懼。若果真如此，就可替北京爭取到一些時間——一個在危機時刻無比寶貴的條件。克勞塞維茨一定也會認同中共部署軍事硬體以製造心理效應的作法。

毛派思想的積極防禦

只有強大戰力才可以讓中共取得嚇阻或威懾



共軍指揮者從不曾妄想自己可讓西太平洋變成一個禁航區。(Source: sinodefence)

的能力。中共海權發展的另一張熟悉面孔就是毛澤東那令人望而生畏的表情。2015年，中共領導階層透過其首部正式軍事戰略提醒世人，毛派思想的積極防禦戰略不只在中共戰略制定過程扮演重要角色：「積極防禦的戰略概念仍是中共軍事戰略思想的根本。」¹ 此一宣示意味著共軍將不會試圖僅保護一個固定的防禦陣線，也不會在太平洋遠處海域進行決戰。中共將上演一場打游擊的戲碼——即採取邊跑邊打的零星襲擾方式逐一削弱美軍艦隊力量，並突破美軍在撞擊緩衝區的行動，以利開創後續的海洋空間。

此種「鬥而不破」的方式是中共地面戰立足的根本之道。毛澤東喜歡用比喻來說明自身想法。在國共內戰期間，其指導紅軍指揮官們要「誘優勢之敵深入」，然後一點一滴殲滅敵軍，使其陷於孤立無援而終遭潰敗。毛氏主張，「傷敵十指，不如斷敵一指，擊退敵軍十個師還不如殲滅一個師。」先切掉一隻手指，然後再切下另一隻，

再來一隻接著一隻再切掉。毛澤東要求紅軍必須表現的像一名老練拳擊手：就如同拳王阿里(Muhammad Ali)在1974年的「叢林大戰」(Rumble in the Jungle)拳王爭霸戰一樣，先讓體型優勢的對手福爾曼(George Foreman)不斷揮拳並在最初幾回合浪費精力，結果最後曝露

在致命刺拳之下，而在最後幾回合遭到擊倒。近代的戰略退卻對拳王阿里和毛澤東的紅軍都曾發揮效用，所以對今日共軍而言又有甚麼不可行呢？

就實際執行面而言，這意味著共軍正在大量聚集可在距岸數百哩之外打擊美海軍的武器，藉由不斷消耗手段以準備發動太平洋的特拉法加海戰。此種作法是實力較弱的中共可發揮之強大反制手段。共軍現行武器種類包含多種不同型式的攻船飛彈，以及遍布於撞擊緩衝區的潛艦、巡邏艇和戰機，伺機對膽敢進入此一地區的美軍部隊施以迎頭痛擊。中共的反介入防線能力若大到足以讓太平洋艦隊付出難以承受的代價，則北京當局甚至可將共軍海軍艦隊當成預備隊。倘若中共在岸上即可達到拒敵之目的，並只派出消耗性載臺分散部署於近海地區即可痛擊對手，為何還需冒險派出艦隊呢？這便是克勞塞維茨與毛澤東可能都會認同的戰略思維。



1974年，拳王阿里在叢林大戰拳擊賽擊敗前任拳王福爾曼的經典拳法，就是中共當前戰略退卻運用方式之強而有力比喻。(Source: Alamy)

馬漢與堡壘學派

中共海權發展的另外兩個面向是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和奧比(Théophile Aube)。這兩位航海家所預見的海戰戰術正隨著遠程精準導引武器進展逐漸獲得實現。馬漢曾批評俄軍指揮官在1904至1905年日俄戰爭期間一直將俄羅斯太平洋艦隊預藏在旅順港岸砲保護下的作法。他主張以「堡壘艦隊」遂行作戰是在大洋海戰中的「澈

底錯誤」方式。固然此類作法雖可迴避敵戰艦的攻擊範圍，但卻讓指揮官產生怯戰與保守心態。

若是早期這些部署在旅順港周邊的岸砲，其射程精準且可涵蓋整個黃海及對馬海峽(Tsushima Strait)，也就是那場海戰最為激烈的地方呢？相信當時的岸砲若具備此種性能優異條件，將可使俄國艦隊在整個戰場上，得以全力對抗日本帝國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Heihachirō

Tōgō)的優勢艦隊；若然，誰知道後續故事情節結局又將是如何？其戰果幾乎就可推測得到，若岸置火力能精準的延伸至近海數百哩之外而非僅區區數哩，那這場戰爭的結果必然會大不相同。堡壘艦隊戰略作為就不再是錯誤抉擇。事實上，中共目前不也正選擇如此做嗎？

奧比上將與少壯派思維

奧比上將和馬漢是截然不同的人物。奧比為十九世紀海軍

「少壯派」戰略的思想始祖，其意圖在尋求反制大英帝國皇家海軍的遠洋霸權。二流海權國家如奧比的祖國法國，都希望運用包含魚雷、水雷、潛艦和水面巡邏艇等所謂不對稱科技，就能將英國海軍逐出近海水域之外。此種艦艇和武器都是既輕型又低廉，但卻可以在近岸水域抵銷主力艦和巡洋艦的優勢。這對於像法國這種陸權國家已經足夠了。

奧比時代的良方在現代戰場現實條件下更是好辦法。科技大幅提升潛艦和水面艦艇戰力——讓昔日少壯派戰略有了新生命，將少壯派與堡壘艦隊概念相互結合，其所產生是一個能運用岸基武器和大量小型、價廉、配備飛彈及魚雷的快艇，以狙擊今日海洋霸權——也就是美海軍。因此，中共採取近海防禦戰略有其考量。

羅斯福和艦隊作戰行動自如

此種情況讓人們看到中共海權發展的最後一個面向，也就是老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老羅斯福總統在1908年

美海軍戰爭學院的主力艦研討會演說時，曾提出了陸海武力結合的概念，他認為這兩大武力是相輔相成的軍事力量。海岸砲兵和小型艦艇部隊應承擔共同保護海港以抵禦海上突擊的責任。如此一來，兩者便可協助主力艦隊自由對抗橫行遠洋的敵軍艦隊。因而，此種聯合分工戰術作為將可使美國艦隊毫無拘束的放手去搜尋並摧毀敵軍艦隊。老羅斯福總統的認知，也就是摧毀敵軍艦隊的使命，是佐證艦隊存在必要性的唯一功能。

此種真知灼見讓百年之後主張毛派思想的人士心中大悅。老羅斯福和毛澤東的確是因戰略思維模式所創造的兩位老少室友！如同老羅斯福海岸砲兵和輕型戰艦的戰略思維，只要中共在西太平洋地區擁有足夠密度的近海防禦網，就可以讓海軍水面艦隊擁有完整自主的發揮空間，而這正是近海防禦之目的。共軍部隊以堡壘艦隊和少壯派載臺為主，即可確保本土安全——使多數水面艦隊至少可以在遠洋進行定期甚或常態性戰備巡弋。

因而公海保護之任務係取決於西太平洋積極防禦的成功與否。倘若北京當局最後相信撞擊緩衝區的概念可達到「鬥而不破」之目的，則中共領導高層就會認為可以自由派遣大型特遣艦隊到中國大陸沿海以外地區執行各類任務。

中共的戰略理念

上述概念可提供美國及其亞洲盟邦不容輕忽的戰略思維。中共海權發展——而非僅止於現代化中共海軍——若在此區域發揚力量。獨霸全球的美海軍將如何因應此種情況呢？

首先，其應掌握中共策擬海洋戰略背後的理念，亦即本文所臚列事項。過去某些完美的想法是因為精準武器和感測器科技成熟而得以真正實現。從克勞塞維茨、毛澤東、馬漢、奧比和老羅斯福等前人——亦即中共海權發展過程中所呈現的五個面向——可立即看出共軍指揮官的戰略布局。

其次，確保美軍在部隊編裝與反制戰略的規劃方面，能達到突破中共撞擊緩衝區之目的。這點說起來簡單——但如同



中共海軍若能在世界各地執行任務，就可看出對本土近海防禦戰略已深具信心。圖為青島號飛彈驅逐艦停靠以色列海法港。(Source: Wiki)

克勞塞維茨所言，最簡單的事物往往在人類意志角力中都會變得無比困難。

第三，研究中共的作戰型態。假如中共海軍開始派出相當龐大規模的水面艦隊執行長期性區域外部署任務，便可以看出中共對於本土積極防禦戰略的可靠度已深具信心。從一支常態在印度洋海域戰備巡弋的中共海軍艦隊，就可看出北京當局認定中共在近海防禦戰略上已達到滿意效果之力證。因而近海防禦已經成為美國及其盟邦必須克服的強大阻礙。從北京當局積極取得南亞各鄰國海港使用權便更進一步獲得證明。軍艦一旦駛離本土，若無後勤支援是難以長期獨力執行任務。北京當局可以達成協議的基地使用權愈多，

中共海軍在海外便愈有更大的行動自由。

簡言之，中共海軍艦艇和戰機能在世界各地執行任務的多寡，就可充分看出中共領導人對於撞擊緩衝區的信心強弱。同時也顯示突破此一緩衝區的戰略思維和武器裝備。

作者簡介

James Holmes教授為美海軍戰爭學院首位擁有威利(J. C. Wylie)主席榮銜，著有《紅星照耀太平洋》(*Red Star Over the Pacific*)等專書，曾參與2018年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在國會聽證上的報告撰寫工作。

Reprint from *Proceedings* with permission.

註釋

1. “China’s Military Strategy,” Chinese Ministry of Defense, 26 May 2015.